

賴錫三：快意遊刃，重構當代新道家的人間世

採訪、撰文／連采宜

談到九流十家中的道家，無論是老子的《道德經》或是《莊子》，皆給人清靜無為、隱逸絕塵的印象，過去學術界的論辯中，很多人對於老莊的解讀偏向方外超脫，就連莊子睡覺做夢的〈莊周夢蝶〉，後世也引為感嘆人生變幻無常；不過有趣的是，《莊子》中的寓言故事，例如：〈秋水〉、〈逍遙遊〉、



〈人間世〉、〈越俎代庖〉、〈朝三暮四〉、〈螳臂當車〉、〈一竅不通〉、〈涸轍之鮒〉、〈庖丁解牛〉等等，多半是以入世的角度書寫，抒發人與自然的寓意，甚至帶著揶揄嘲諷的尖銳。

經典走過兩千多年未曾腐朽，在21世紀的今天，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賴錫三特聘教授以專書《當代新道家》、《道家型的知識分子論》、《道家的倫理關懷與養生哲學》等書，重構當代新道家做為研究方向，建立道家跨文化學派的思想圖像。

庖丁解牛：人間世的互文交織與共構

《莊子·養生主》中的寓言〈庖丁解牛〉，敘述一名叫「丁」的廚師為文惠君宰殺牛隻的故事，庖丁的刀法技術非常純熟，「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他宰牛時的動作聲響甚至可以當作雅樂來欣賞。他自陳一開始宰牛時，眼裡看見的就是整隻牛，直到三年後才不是看到牛的全部，而現在憑感覺就能在牛身上的關節空隙中下刀，不需要倚賴眼睛，一把刀用了十九年，宰殺過上千頭牛，刀刃依然鋒利簇新，因為他明白箇中的道理。

「庖丁解牛」後來成為比喻對事物嫺熟、了解透徹，能夠運用自如的成語，賴錫三從這個寓言故事中，點出了庖丁支解的牛身上，有著縱橫交錯的血肉筋骨，如同人與人之間複雜的關係；十九年來「刀刃若新發於硯」，說明深厚的功夫修為不是一朝一夕可成，庖丁的那把「刀」，是自我鋒芒的隱喻，可以斂藏、可以誇耀，可以解開糾結，也能刀靡相傷。至於要怎麼遊刃？如何有餘？便是道家在紅塵中安身立命的智慧。

賴錫三自小在宜蘭成長，蘭陽溪沖積而成的蘭陽平原面向太平洋，背靠中央和雪山山脈，他就在一山一海一平原的廣闊天地中優游；自然遼闊的生長空間，成為往後他在學術、宗教中找尋心靈自由、探求道法自然的時候，感悟宇宙包含四方天地的敦厚與從容，懷抱「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氣韻。就讀大學期間，新儒家大師牟宗三老師的得意門生王淮老師，曾給了賴錫三對於「學問」有了不同以往的認識。

王淮老師不論是說話的神態、樣貌都像是極力體現老莊思想的魏晉人物，賴錫三體悟到古典的知識不能只是做研究、寫計畫，應該據以實踐，「活出風骨」才是真正的學問！他曾在研究所期間以一年的時間暫停學術知識的追求，藉著自然療癒、沉澱積累，在山野間漫溯，彷彿回到幼時親臨山海的壯闊感受；他也接觸宗教修持，嘗試以吃素、持戒、禪修的方式，想要找到生命轉化的力量，但最後發現宗教的「空」、「無」、「解脫」，根本上仍然無法脫離文字、倫理與人文的蘊育與滋養，直到完成博士論文後，賴錫三也結束了他在宗教上的追尋。

庖丁的刀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終究是因為揮往了正確的方向。

儒與道的共感、融合以及跨越

經歷了自身生命在青年時代開始的摸索與困境，賴錫三知道學術寫作是非常辛苦的過程，倘若背後沒有生命的動能，便很難持續下去，他常回想這樣的堅持與動力究竟是源自於什麼？或許是漢人社會中常有的上下有序、禮孝賢德的社會框架與規範教育、情感道德的責任，這也是純然儒家的思考基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緊密結合在一起，同時也可能將人們鎖在無形的桎梏中難以動彈。

儒家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內聖外王」，內有聖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然而內聖外王的概念其實是源自《莊子·天下篇》，莊子認為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莊子的內聖修養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方外超脫，賴錫三雖然早年曾經試圖尋覓那種離言無染的純白之境，但後來領悟到那也是一種心靈潔癖的偏執，而且人是生活在「天地並生，萬物為一」的一大關係網絡中，無所逃脫於人情倫理的親密關係，因此他體會到：越是片面地去尋找「超脫」關係之外的「空無」與「清涼」，反而會掉入一種「不可承受之輕」的虛無感受。而莊子明白，人們每天就是活在各種關係之中，那些關係傷害過我們，其實也豐富過我們、滋潤過我們。莊子的內聖不是純內、不是獨善其身的超脫，而是面對錯綜複雜的時候，還能夠遊刃有餘。庖丁解牛十九年，意味著庖丁無法離開牛，牛是繁複的關係，也是解牛時一定得面對的迷宮；希望能閉上眼睛憑感覺快意遊刃，不是透過反覆操作的機械練習，而是需要先將官能習性與主觀意念給鬆解柔化，敞開身心無為無執，有了這樣「虛」、「無」的功夫，才能細細體察各種幽微，從中找到縫隙，即是〈養生主〉中所指的「以無厚入有間」。

賴錫三表示，莊子的思想來源很豐富，有的來自於對原先歷史文化傳統的價值重估，例如對遠古巫教與神話思維的批判式繼承、對先秦儒門思想的戲擬與反諷，有的則是來自於他對老子思想的創造性發揮，有的又來自他和好友兼論敵惠施的思想論辯而激發出來。可以說莊子善於穿梭在各種思想內涵之間，並且從中創造性地轉化出「化而不固」的遊化主體與流變思維，舉個例子來說，莊子雖然和他的好友惠施，看似共同分享了若干思想命題，例如「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等等，只是惠施主要是以思辨的方式去理解人和天地萬物之間的認識論關係，但莊子卻打開了人更多元的其它向度。他強調在面對人性與自然時，不能單單只運用抽象思考去分析認識對象，人還需要有所感受力、想像力，還要能保持與事物同情共感的領受力，而這些都是豐富人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重要資糧。

和光同塵，還須得一縷人間煙火

賴錫三透過多本專書的理論寫作，以重新建構「新道家」的當代思想潛力之後，目前又重新大規模回到《老子》與《莊子》的文本疏解上，嘗試做一些經典詮釋的基本工作，但是他也再三強調，這種再度回歸文本的經典詮釋工作，中間已歷經了許多新視域、新角度的當代洗禮了。換言之，這仍然是在「通古今之變」、「通中西之變」的跨文化視域下，創造性地重新開發經典，而不是簡單地回歸文本而已。在撰寫多本專書的漫長過程中，賴錫三也強調，他一開始也沒有十分明確的目標設定與體系傾向，反而是被生命的困惑帶著走，慢慢才在寫作中疏理困惑，尋找解答，甚至安心，爾後才又逐漸發現思想也會發展出它的內在理路，甚至在閱讀吸收他人的觀點與互文的過程中，慢慢走入理念的共同創造與學術的公共化道路，這些都是慢慢在寫作實踐的道路上，一點一滴粹練成形，並不是一開始就能預先設定去安排。

對於讀者來說，閱讀是透過學者的觀點，從而吸收思想的意義圖像，再試著以自己的方式回應；對於作者來說，寫作的拼圖是逐步從曖昧莫名的感受與困惑，慢慢產生有機的連結，經由內在的生命力，好像在告訴你、質疑你。好比《莊子》的〈養生主〉篇，「養生」養的究竟是素質的「生命」，還是物質的「身體」？當人們開始這樣的思考，就跌入二元對立的陷阱，賴錫三認為，身與心不是二分的個體，而是相互影響的連續體，養生的「關鍵」則在於找出「非此非彼」的調中之道，例如在形神之間、在善惡之間、在動靜之間、在張弛之間，找出那一條不偏、不執、不住的「緣督中道」。

面對人世的衝突與煩惱，不論是道家、儒家或是佛家，都會涉及身、心、氣，這一類的實踐工夫與修養轉化。賴錫三表示，他在年輕時代，在尋找生命意義與追問生死困惑的困頓過程中，也曾經遭逢認識許多新儒家的師輩友輩，他們各自在學術思想上有許多精采論述與人文關懷，但大都無法解答人生困惑與實踐難題。因此，賴錫三轉向佛教禪修甚至新興宗教的實修中，去找尋實踐之路，但也因此更加了解純粹的宗教實踐，經常踏入反對思維、低看語言的修行誤區。現在賴錫三選擇以道家的方式，連接學術與生活，他強調，現在已經不會一心想要解決全部煩惱，而是重新跟關係和

解、重新跟煩惱共生，甚至把煩惱看成是粹練生命、豐富生活的糧食，就像莊子所強調的「撓寧」，是要「在撓亂中得寧」，而不是「離撓亂才得寧」。生活，根本不需要偏執於一塵不染、不需要把自己活得那麼潔癖，《老子》的「和光同塵」、「知白守黑」，才是更自然、更平實，也是更善待自己，更寬容他人的素樸修行方式。這種與關係共在、與塵勞共存，雖然看起來沒有完全消除煩惱，但它還是自有它的超越性格，只是不再迷戀於外部的超越，而是從內部轉化了看待關係、看待煩惱的角度，因而打開了不同以往的觀照方式，簡單地說，這就是《莊子》以「遊化主體」而「應化解物」的生活實踐。

賴錫三指出：「臺灣自1949年以來，在對儒家和佛教的學術研究方面，已經陸續出版了、累積了許多的重要學術著作，有些甚至成為了現代新經典，它們代表著古典文化在臺灣落地深根的創造性發展。但相較來說，道家的研究與表現，在系統性和創造性方面，仍然還大有可為，還有許多值得再努力的空間。」目前他已出版了六本新道家著作，希望邀請更多原創性的年輕學者一齊投入，以開創這片學術領地。他期待：「讓新儒家、新佛教、新道家，能夠重新再融會、再對話，以便能一起為人類21世紀的現代性難題與挑戰，提供跨文化的新漢學資源，豐富人類的新未來。」接下來，他會有什麼樣的新寫作計畫呢？他強調，道家的天人關係、自然與人文的關係，尤其那種「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弔詭兩行（非同一性）之思維方式，是他準備寫作的新課題。既不用天來統人，也不用人來統天，而讓天人之間保持「不相勝」的兩行流動的弔詭思維，將會是賴錫三接下來擘畫新道家思想圖像的新拼圖。

庖丁的牛不只是牛，事實上也是生命修練的道場，想要安身立命、自在逍遙，功夫終究還是得在那頭牛身上！

「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7月

·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535>